

爲戴笠先生白謗辯証

——賀魏大銘先生

毛鍾新

領袖對於戴笠先生的工作，有的可以說愛護

備至，有求必應，有的却限制甚嚴，如戰時人民動員委員會，青年抗日除奸團，在後方絕不准發展組織，戴先生十多年來，念茲在茲，希望掌握對工作配合極爲需要的幾個單位，不僅難以如願，而且關係惡劣，摩擦時生，談得到擴張勢力？

戴先生畢生凡是領袖交代的任務，不管如何艱難險阻，不管如何受誘受屈，不管自己有多少力量，有幾分把握，都是一口承諾下來，從來沒有推辭過，真是遺之大而不辭，試之艱而莫避，他自己的說法是：「連爬帶滾，苦鬥苦拚」，「盡心盡力而爲之，竭忠盡智而爲之。」任務達成了，從來沒有邀功請獎，只是自己檢討，如此做法，領袖會不會滿意？

今天有些人聰明多了，上面交件任務，先考慮自己的利害，會不會招怨遭忌，會不會影響公共關係，一心二意想名利雙收，千方百計和傳播機構人員拉關係，雞毛蒜皮的小事，都想報紙大字刊登出來，還想在電視搖擺兩下子。

你說：「如此精簡的機構與精選的人員，形成一種不畏難，不怕死，不要錢的無形大力量。」

「戴先生掌握了這個大力量，而畏難苟安，遇事推辭，讓這些戰時迫切需要的業務，落到老於官場的玩家手裏，其流弊又何如？革命不能戴白手套，不能處處只知道潔身自愛，不能處處爲自己精打細算。戴先生常說：「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只要對革命抗戰大業有利，只要能夠適應領袖當前的需要，一切都不計較，就是火坑也要跳下去。」

舉運輸統制局監察處爲例，當年各重要交通幹線，中央地方各有權力機關，和沿線駐兵紛紛設站檢查交通車輛，監察處成立，乃統一檢查，並組織統一檢查視察車，出發各線路，取締非法檢查，強制裁併其他機關設立之檢查機構，這些措施在當時來說，不僅高度發揮國家運輸力量，而且實際上有利商旅。

那時大後方有「五金（諧經）魁首，司機（諧四季）發財」之說，幹線司機沿站置小公館，狂嫖豪賭，監察處檢查所站，對走私搭客、販運煙毒（昆明黑林埔檢查站即以武力強制扣留了龍雲的兒子押運的鴨片煙土三卡車）、偷竊汽油、盜賣器材，均能多所檢舉，對中央威信之建立，

運輸紀律之維護，發生積極作用。

運輸統制局局長錢大鈞將軍曾說：「監察處雖爲人不滿，但如無監察處，則爲非作歹者，更不知增加若干人。」

二十九年，英國封鎖滇緬路，實際上只是封鎖軍車運輸，商車仍可通行，戴先生于半年之前，即作周密準備，于命令實施之先一天晚上，打通臘戍海關關節，一夜之間，領取商車牌照三千枚，翌日即將通行臘戍至仰光之軍車改用商車牌照，如常通行，回程至臘戍，卸下商車牌照，給其他軍車使用，周而復始，輪流換發，軍事器材運輸，實際未受傷害，如果不是戴先生眼明手快，組織嚴密，工作深入而效率高，以監督運輸工作，英人此舉對抗戰大業會發生如何重大之影響？

這裏要補充一段淹沒了四十年的珍貴資料，臘戍那時是緬北組，負責人是來台後曾任情報局副局長的潘其武先生，公開職務是西南運輸處臘戍分處副經理，孔雀運輸公司和西南運輸處簽約承運物資，新購一百輛卡車，想改運商貨（運商貨如西藥、洋酒、西裝衣料，有百分之二百利潤，給西南運輸處運，只有百分之二十利潤。）老

闊張嘉順送潘先生黃金三百兩，另百兩送經手人，這是新購車輛不在簽約範圍內，構不成違背職務或要求期約，只是花錢買個不挑剔，潘先生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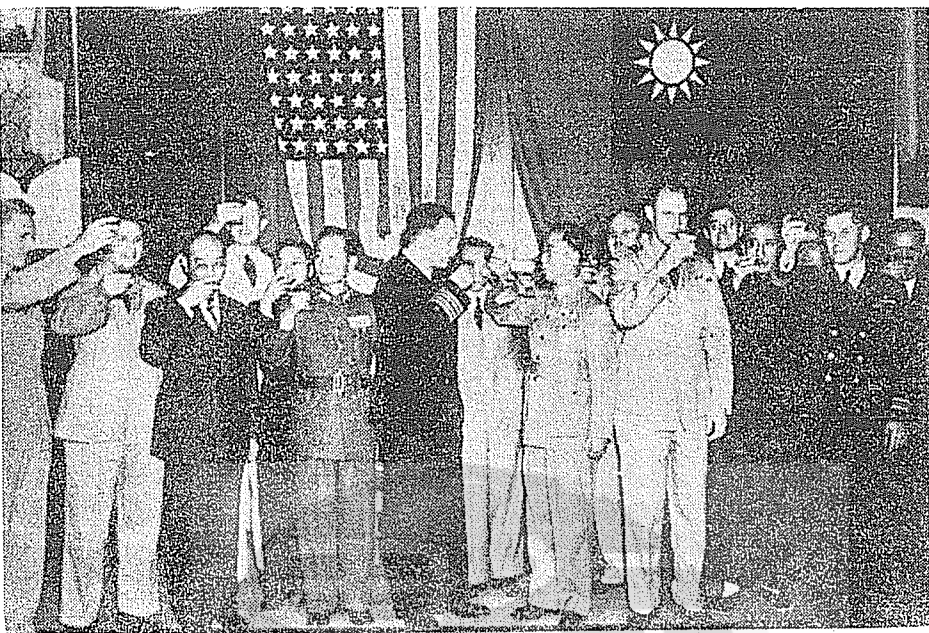
：一滴汽油一滴血，一顆子彈一條命，國家滅亡了，要黃金做什麼？經手人將四百兩金子退回去，並轉告潘先生的話，張嘉順說：國家尚有你們這一批真不要錢的人，看來不會亡了。

我不運商貨了，也不另訂新約，所有車輛統統加進去運軍火就是了。

潘先生當年鋒芒畢露，臘戌寓所，有人送禮必將禮物當面摔出門外，附近土人見有客人多躑躅門口，好檢摔出來的禮品。

潘先生逝世十年了，他的獨養女雲錚，婚姻失敗，聽說業已在南京東路某大廈跳樓了。他在高階層人際關係不好。三十五年改組保密局時，先提張毅夫為主任秘書，召見時以鼻樑不正未准，繼提潘先生，介民先生不同意，介民先生在北平和我說：「局中高級同志都反對。」潘先生獨身，但在台兄弟子姪尚多，希望採納上面這段資料，列入家乘。這是第一手資料，當年經手人現尚在台，親自和我說的，我以虔敬的心情述說此事，這是發揚業已逝世的先進同志的潛德幽光，證明人世間尚有是非，亦證明戴先生掌握的公開機關同志是什麼品質。

戴笠先生招待中美合作所美方情報官員時留影。



戴先生常說：人與人之間，高低差不了，一張紙，這是說，人家能，我們亦可以學而能。亦是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可是實際上賢不肖相差却不止十萬八

千里。

有人送上門的金子，揮而却之，有人一輩子鑽在錢眼裏，世俗罵人：寡廉鮮恥，這尚在倫理層次，有人爲了錢，更不惜身蹈法網。

有人在五十年前，服務上海國際電台時，即于深夜做私報，以越洋通報之巨型發報機，向漢口、重慶、成都各地商人，以約定密碼，提供上海市場重要商品漲跌行情，比一般商人用交通部電報局電報，至少要快兩天，操贏制餘，竇職圖利。事爲交通部查出，乃撤職法辦，並下通緝令。于是逼上梁山，投奔第一師去。時第一師爲接應「一二八」淞滬戰爭，改換番號爲四十三師（第一師爲中央軍精銳，原番號恐刺激敵人。），秘密開京滬線，師部駐常州清涼寺。

有人兼職軍令部，以軍統局的電機器材，向軍令部另行請款報銷，你說：公開機關導向權勢與利益，這倒不失爲鮮明的例子。戴先生接到檢舉書附有證據，却迥異尋常處理方式，開門見山，直接電話詢問當事人，得到否認的答覆，即不深究。

戴先生自以爲會保庇貪污，三十三年在建陽，扣押浙江緝私處處長某先生（爲聯絡組十人之一，爲特務處之開山幹部。）某申訴說：「我追隨你十多年，如此處置，真令人寒心。」戴先生拍桌子說：「你追隨我十多年，我包庇你貪污十多年。」事後對人却說：「××胆子小，就是貪污，也不會太大。」

這次是遇到胆子大的人，而且是真的保庇了。你說：「秘密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可是情報

工作必須公開秘密相互爲用，世界上沒有絕對秘密而能達成任務的情報工作（這種涵義的情報工作，只能指單線領導的內線工作），尤其是戰時，處處檢查，層層管制，如沒有若干公開機構掩護，勢必寸步動彈不得。加以廣大敵後情報組

織不斷被破壞，工作人員不斷暴露，整個情況可說是前仆後繼，屢敗屢戰，如果不掌握若干公開機構，這些撤退人員如何安插？外國人可以發筆錢令其能夠自謀生活，我們發不起這筆錢。當年領袖指示，情報人員終身職，到了台灣一二十年，尚堅持這一點，戴先生的說法是：「你一

脚踏進這狹窄的大門，只有抬棺材才能出去。」他生前只想到殉國烈士身後孤兒寡婦的生活要安排，沒有想到時移勢異。當年的戰友，白髮龍鍾，尚要千方百計，低下身氣爲稻粟謀。

你所歌頌抗戰以前的特務處時代，亦不是絕對秘密，各行營調查課、保安處諜報股、稽查處、警察局，如不掌握這些機構，沒有公開掩護秘密，能夠開展工作嗎？

戴先生對公開機構的掌握運用，有很難聽的四個字，「借屍還魂」，說得人毛骨悚然。如說舊瓶裝新酒，就容易接受多了。意思是運用人家的名義、編制、經費、人員，注入新的幹部，建立新的工作精神，以擴大殺敵除奸，鎮壓反動的力量。

所有公開機構的骨幹，一定從秘密部門遴選派遣，在每一個地區設會報，以秘密站組負責人主持，做協調監督工作，他將公開秘密視同一體，但顯然分表裏體用關係，以公開機關掩護秘密工作，開展秘密工作；同時以秘密工作監督公開機關，鞏固公開機關。常說：「內外一致，表裏互用。」「分工不忘合作，公開不忘秘密。」戴先生掌握的公

開機關至少比人家多了若干方面眼睛盯着，只有比人家堅強，怎麼說「只有誘引同志導向權勢利益之特權觀念？」抗戰以前，介派公開機關工作，待遇如超過原在秘密部門所有生活費，尚要將超額繳回來。抗戰以後，大家待遇都低，生活困難，這個規定即無法執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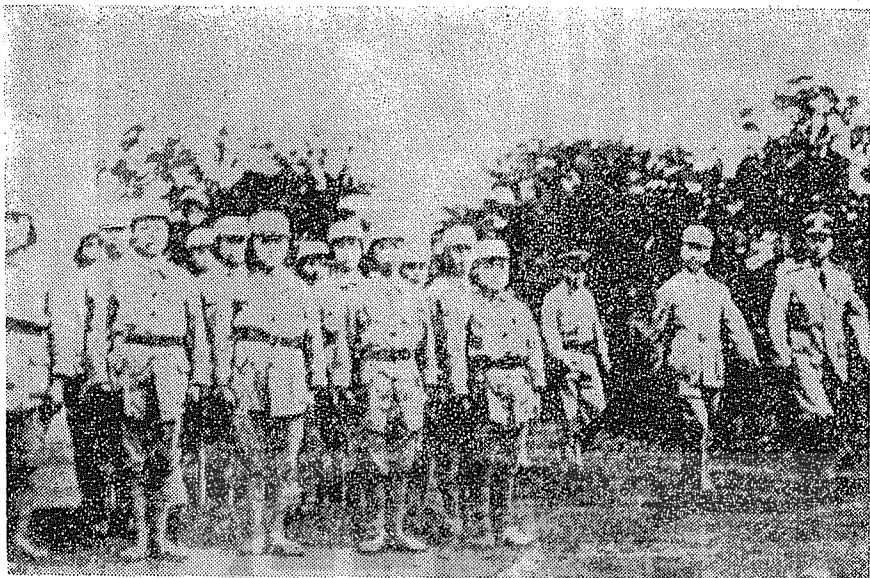
你說：「中國歷史所載，察言察色，望風希旨。」望文生義，知道你在罵人「巧佞」，不知出處在正史或野史的什麼志和傳？色如何承？風如何望？旨又如何希？這種文字和上文的「蓄力蘊藏」一樣，造句不通。

你提到兩件暗殺事件，這種道路傳聞，你以爲能激起人們的好奇心，以爲你有野人頭可以出賣，不知你將自己陷入違背法令的兩難之局。

假使你所述有若干事實根據，你違背了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秘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刑法一三二條：「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假使你所述完全無事實根據，那你這資料從那裏來？你顯然是引用了共匪起義英雄沈醉的胡說，與他隔海唱和。你散佈謠言，傳播不實之消息，搖動人心，惡意醜化中華民國政府的形象，你觸犯了懲治叛亂條例第六第七條。

你說：「二十一年創辦力行社，時人都比之義大利之法西斯黨，反德國之納粹黨。」時人是指那些人呢？你的身份大概够不上參加力行社，



戴笠先生檢閱特警班女同志時留影。

特務處中只在南京處本部有一個小組，頂多七八個人，沒有聽說有，陳恭澍、白世維諸先生是二十二年五月在北平東交民巷六國飯店制裁了前湖南督軍張敬堯後，才由「革命軍人同志會」提升到力行社的，你沒有汗馬功勞，自然輪不到。但復興社你大概是參加了，以當年組織活動的原



戴笠先生與美國情報官員一同巡視忠義救國軍接受美式裝備訓練時留影。

則，低層組織的人決無法了解上層組織的活動。你說：「力行社之活動于民國廿四年後亦趨平淡，小組會議停止，社員之月捐亦未繼續。」這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胡說。

你參加特務處和復興社的組織，都會經舉手嚴肅宣誓，誓詞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嚴守秘密，垂暮之年，悔其少作，違背了參加工作參加組織的神聖誓言，不信不義，厚顏無恥，違背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條件。

力行社的高階層幹部中有傾軋，尤其是戴先生與其中許多人的關係，自立以至解散，可說始終惡劣。許多人都想多把持一點，多操縱一點，戴先生二貫的信念是特務工作只對領袖負責，而且領袖是唯一的，此外不容許有第二第三把交椅，所以絕不接受人家妄想把持或操縱。

書臬陶諷：「同寅協恭和衷哉」，那個時代沒有特務工作，所以這類典諷訓誥，不能涵蓋特務工作。要從歷史上找接近戴先生的這種觀念，似乎只有東漢的太守任延。

通鑑載：光武以任延為武威太守，戒之曰：「善事長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

戴先生矢志「忠臣不和，和臣不忠

」，所以在力行社中人際關係不好。

抗戰以前，南京勵志社每年舉行力行社年會，其中必有一項決議，就是撤換戴先生的職務，領袖親臨裁決時，予以保留。

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戴先生自青島乘飛機赴上海回重慶，甘冒天氣惡劣之險，不肯多耽擱一天，其原因一是要去祝賀杜月笙先生華誕；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當年力行社中十八位令人尊敬的負責同志，聯名報請領袖，取銷特務，撤銷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戴先生原來已有準備，他的革命事業勢必改弦易轍，他常自嘲地說：「狡兔三窟。」但仍急于趕回重慶，面謁領袖，爭取一個說明辯訴的機會。

歲月不居，這段公案積壓了三十五年，當事人半已凋謝，但尚非沒有「活口」在，可是如果不說，這世間就不會有人提起來了。「大溪檔案」中是否留有這個文件，亦很難說了。

可是力行社這個團體，對安內攘外抗戰建國的貢獻，如擁護革命領袖中心思想的激揚，對廣大青年羣衆的團結與教育，尤其是外層同志，党性堅強，胸懷磊落，對革命的熱誠奮發，對領袖的忠心奉獻，都是昭昭輝輝在天壤間，不容許任何人妄加詆毀的。

我舉兩個令我個人深為感動的例子：

二十六年抗戰軍起，北方軍事情勢逆轉，駐鄭州的特務處華北辦事處，奉令要在前方建十多個工作組與秘密電台，辦事處自南京倉促成行，未配屬河南籍同志，在人人地生疏情況下，只好根據一本復興社殘缺名冊，在簡單的略歷中遴選對

象，其時天寒地凍，雨雪載途，又沒有交通工具，派人分三路坐牛車出發佈置，接談之下，都慷慨允諾。只憑這一點組織關係，在毫無心理準備之下，接受陌生人交來艱難而危險的任務，見危授命，忠義奮發，如非基層組織與思想教育成功，曷克臻此？

有特警班粵籍同學和我說，他中學時代家住



戴笠先生主持會議後離開會場時留影。

廣州海珠橋附近，夜深人靜，萬籟俱寂，常聽見悽厲槍聲與「委員長萬歲」的慘烈呼聲同時傳來，大家都明白，這是「殺藍衣社」，他幼少的心靈激起了英雄氣概，暗下決心，要踏着這些烈士的血跡走。這一夥年輕人就如此參加了張君嵩在廣州的國民軍訓練範圍，再投入特警班。

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所在多有，不是力行

社和他的各層外圍組織的多方準備，積蓄力量，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前仆後繼，越戰越戰的抗戰大業，如何動員起來？你這段話，冷嘲熱諷，將這轟轟烈烈的神聖革命團體視爲異端，你究竟居心何在？意欲何爲？

你說：「廬山訓練團開辦警政系，

此乃戴先生有計劃的掌握警政的實際行動。」錯了，廬山訓練團沒有警政系，只是在康澤的星子特訓班設特警隊，這仍是特務訓練，絲毫沾不上掌握警政。當年團體要統一訓練工作，將浙江警校與內政部警高合併，成立中央警校，浙警五期生爲中央警校一期，戴先生爲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士珍先生爲教育長。二十六年，上海蘇浙行動委員會成立，曾調了二十名一期畢業生來任別動隊督導員。二十八年，雙方關係處得不好，戴先生將鄭錫麟、潘其武兩先生撤了回來。浙江警校特務訓練班與南京軍事交通研究所合併入星子特訓班。特務訓練部份，成立特警隊，一切行政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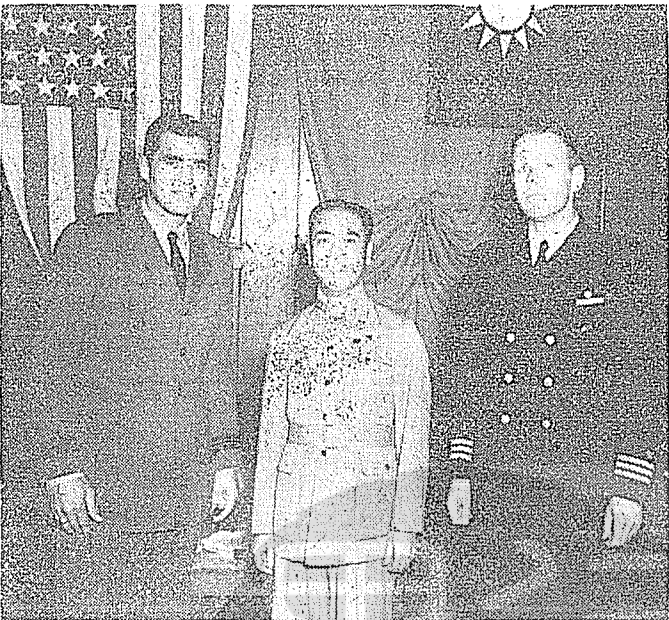
事宜，仍隸特務處。

你說：「溫毓慶有受詒之感，不辭而別。」此段原委甚爲複雜。戴先生以重金聘美國「黑室」負責人雅德齊來重慶，主要是在特警班學生中挑選一批優秀聰明者，跟他學習破譯密碼的理論與技術，他不要點石成金的金子，而要那個點石的手指頭。這是他一貫的做法，張國燾先生來，即成立特種問題研究所，與特種政治研究班。找到飛簷走壁的人，就成立技擊班，大量挑選學生參加受訓，分別學習對匪鬥爭與飛簷走壁的本事。

你以某先生未爲戴先生所用，即爲賢達與高明的人都不肯進軍統局工作，令人有後繼無人之感。你不覺得這是污辱了現尚在台數以萬計的同志嗎？你雖然担任一級主管十數年，你參加了局務會議沒有？參加了內外勤首長在一起的工作會議沒有？戴先生在重慶，經常中午在羅家灣十九號，或局本部大禮堂，召集正副主管便餐，杯盤狼藉，碗筷未撤，即開始談論工作，你參加了沒有？戴先生手下多慷慨悲歌，奇材異能，或才兼文武，學貫中西之士，你認得幾個人？記得幾個人的名字？抗團祝宗樑來重慶，譯電科長早已是夏天放了，你和他直接會晤，商談密碼問題，却只記得南京時代的姚敦文，你曾在鷓鴣巷辦公，交通股長是陸渠吾，胡子萍是考核股長，却不在鷓鴣巷辦公，你竟張冠李戴說交通股長胡子萍，我不明白你有什麼條件，敢如此狂妄地放言高論？至于某先生，只是個策士型的讀書人，在戴先生夾袋中與朱惠清彷彿，你說他閱讀資治通鑑六七遍，他講到劉備南陽訪諸葛那一段，在不同

場合不知重複講了多少遍，看了六七遍資治通鑑，腹笥中只有一個故事？戴先生接浙江警校政治特派員即向胡宗南先生指名要他和史銘先生來任教務主任與訓育主任，（據史在胡宗南先生紀念集中文章所述，則是奉 領袖電令調去。）參與戴先生的初期訓練工作，他對你說：「誰是劉備？」看來真是葛亮之所以為諸了，在台浮沉，未去大陳，則火候尚差，未學會「鞠躬盡瘁」。交卸某校長，似乎還有些傳聞，賢達與高明又如何？順便須提一下，兩廣事變，在穗負策反責任

戴笠先生約見美籍情報官員會談後留影。



的是梁幹喬先生，任聯絡工作的是其堂姪梁伯命，為粵空軍電訊總台報務主任，梁先生于傍晚化裝黃包車夫，在總台附近徘徊，伯命下班時搭其黃包車，要真跑數百公尺，至僻處下車，給以車資兩毫紙幣，情報裹在其中。當年粵方查緝藍衣社甚嚴厲，處置亦極慘酷，梁先生曾任特務處督察主任、書記長、憲兵司令部政訓處長（對特務處負責）為了任務，不僅冒險犯難，並苦身勞形如此，前輩風範，令人肅然敬仰。現在台有梁伯命，及與梁電訊聯絡之張我佛，並值得一記者，雙方沒有波長，沒有會晤時間，只是一個呼號，XHOB，每晚澈夜守聽，終于聯絡上，電文八十多字，時在夜深二三點鐘，立即以電話報告，戴先生親自接聽，報房與電話機之間，每抄三五字，由報務主任親自奔走傳達。翌晨拂曉，戴先生親至領袖官邸面報。下午上海南京報紙發號外，粵空軍戰鬥機三十六架飛抵南昌機場，轟炸機九架飛抵南京明故宮機場。解決兩廣事變之契機在于是。今天有許多自云當年對國家貢獻如何，戴先生對他知遇又如何，若干真正冒險犯難的人，不懂事蹟不彰，姓名也沒有人記起來了。悲夫！

這篇文字，敘得太長了，不再多說。只是看了你的致編者函，忍不住要再說幾句：
「只同外國人爭，」是同烏干達人爭，還是同肯亞人爭，這是義和拳，大刀會的概念，近百年來沒有人提了。至于和

共產黨鬥，「似非出于肺腑之言，我想最好不必，有兩層理由：
其一：既有意與起義英雄沈醉之流隔海唱和，以醜化政府形象，這是迎合他們，如何相鬥？
其二：有人自縊斃以至耄耋，一直在犯罪中生活，不管人是如何善于原諒自己，總得有個藉口，將虧心之處武裝起來，以防禦自己良知的譴責，在莽莽乾坤中，只有共產黨的說法與行為，可以令內疚神明，外慚清議的不忠不義，寡廉鮮恥之輩，找到避風港，找到認同與樣板，如此午夜捫心，才不至于無地自容，睡不着覺。
所以，既不必同外國人爭，亦不宜和共產黨鬥，夕陽無限好，好好反省平生作為，好好誠心懺悔，安度餘年吧！

編輯報告

編者

△為慶祝建國七十年雙十國慶，特商請史學家、名教授、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董事長陳裕清博士將他出席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會所撰論文「美國華僑與國民革命」交由本誌獨家刊載，以饗讀者。

△十月卅一日為 蔣公介石誕辰紀念，本誌特隆重推出黨國元老、總統府國策顧問上官業佑先生「永懷 蔣公」紀念文，以供讀者研讀、追思、懷念。

△本期稿擠，何宇白先生「成語追踪」及「甘迺迪與艷屍案」續稿暫停，敬請作家讀者鑒諒。